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WENXUE ZHIHUI

ZOUJIN XIFANG XIAOSHUO

文學智慧

——走近西方小說

龔翰熊 著

2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I106.4
16

2005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文學智慧

——走近西方小說

龔翰熊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學智慧——走進西方小說/龔翰熊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5.6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7-80659-723-9

I. 文... II. 龔... III. 小說史-西方國家
IV. I10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6325 號

文學智慧——走進西方小說

龔翰熊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15
字 數	34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723-9/I·239
定 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段志洪 汪啓明

楊宗義

秘 書：姜 飛

目 錄

緒 言	1
-----------	---

上 編

第一章 西方小說的文學史命運	11
一 何謂小說——“給不能下定義的術語下定義”	11
二 西方小說的興起	18
三 十八世紀的西方小說：對它，昆德拉滿懷鄉愁	30
四 十九世紀：小說的世紀	38
五 應對挑戰：二十世紀文化語境中的西方小說	57
第二章 小說研究與敘事學	73
一 西方文學批評中的小說：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晚期	73
二 西方文學批評中的小說：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六 十年代初	100

三	關於敘事學·····	108
四	價值與局限：敘事學與小說研究·····	124

下 編

第一章	素材、本事、故事及情節分布·····	135
一	小說與故事·····	135
二	素材、本事、故事·····	142
三	從兩部小說看故事與情節分布·····	149
四	傳統小說中的故事：巴爾扎克式的故事和福樓拜式的 故事·····	158
五	現代小說與故事（一）：非現實化與神話化·····	176
六	現代小說與故事（二）：故事要素的有意義缺失 ·····	194
七	現代小說與故事（三）：荒誕與故事的解體·····	198
第二章	小說與人物·····	204
一	故事重要還是人物重要：早期小說·····	204
二	人物的外部標志·····	211
三	關注人物的心理世界：以三個女性的內心戲劇為例 ·····	224
四	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司湯達怎樣寫人物·····	236
五	托爾斯泰：展現人物“心理過程本身”·····	246
六	現代小說與人物·····	253
七	意識流與人物意識描寫的深化·····	256

第三章	小說的敘述視點	271
一	作者與小說的敘事人	271
二	敘事視點種種	277
三	外視點：“無所不知的敘事人”和“受限制的敘事人”	281
四	亨利·詹姆斯的“意識中心”	303
五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敘事人視野和人物視野	307
六	內視點，主人公或見證人的敘述	320
七	一部奇書：《嫉妒》的視點	330
八	視點和人稱，關於“第二人稱”，也談《變化》	337
第四章	小說的時間與空間	347
一	“空間的藝術”與“時間的藝術”	347
二	傳統小說如何“重建時間”	352
三	心理時間與現代小說	357
四	現代小說中的時序倒錯和時間密度：《追憶似水年華》中“不由自主的記憶”	369
五	現代小說的空間形式：《尤利西斯》和《弗蘭德公路》	378
第五章	西方小說的結構	400
一	結構在西方小說中的特殊意義：廣義的結構和狹義的結構	400
二	《人間喜劇》結構的再解讀	403
三	“鎖結”和結構：天衣無縫的《安娜·卡列尼娜》	

.....	409
四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一部小說	421
五 從《酒吧長談》看“結構革命”	429
六 現代小說結構的開放性：《法國中尉的女人》與《寒冬夜行人》	446
七 現代小說結構的不確定性：《哈扎爾辭典》	455
主要參考文獻	468
後 記	472

緒 言

在西方文學中，近代意義上的小說的出現遠在詩歌、戲劇文學之後，但從文藝復興開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它却由最初所在的邊緣地位逐步進入了文學系統的中心，成為西方文學最重要的創作形式。

從數量上說，小說的出版量肯定大大高於文學的其他體裁。從閱讀情況說，詩歌雖長期處於文學金字塔的頂端，但讀者人數畢竟有限，在許多人眼中它主要是供奉給高雅之士的陽春白雪；而戲劇，自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和十七世紀的法國以後，再未享有過那樣的榮華富貴，何況“閱讀”劇本的較之“觀看”戲劇的人更多是專業人士。小說不但在展示社會生活與個人經驗方面的優勢極為明顯，而且在適應社會文化的變遷上比其他文學形式更

為敏銳和迅速，它既可以是當代社會生活的窗口乃至一個歷史階段的特殊意義上的“編年史”，也可以緊隨社會文化的變遷快速調整自己。小說不但與音樂、繪畫、電影等藝術門類關係密切，還與共處於一定社會文化結構中的其他話語形式如新聞、歷史、民俗學等等有緊密聯繫。小說形式的自由不拘使它更容易把它的藝術“觸角”深入到各種社會文化現象之中，吸納別的敘述形式的經驗。雖然西方的詩歌、戲劇也在發展，但小說的變化更引人注目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是在二十世紀，小說成了西方文學中實驗、創新的主要載體。

在西方文學中，小說和我國現當代文學，和我國讀者的關係最為密切。在我們這個文學大國裏，詩歌的成就光芒奪目，詩人可以因他們的不朽詩篇而被奉為“詩聖”、“詩仙”，相比之下對小說則是源遠流長的輕蔑。但儘管如此，由於時代和文化精神的巨變，國人一旦驚訝地發現西方小說這片青蔥翠綠的新天地，對它的贊譽之聲就不絕於耳。梁啟超等在尋求我國歷史和文學的新方向時，竟希望我國的小說也能像他想象中的西方小說那樣承擔起社會歷史的重托。他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中論證“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多有作小說的，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當時，貶低西方小說的仍不乏其人，仍有人說“吾國小說之價值真過於西洋萬萬也”一類的昏話^①，即使一些文人學士在藝術上肯定西方小說，也祇是因為他們認為“西洋文體，何乃甚類

① 《新小說》所載《小說叢話》中俠人語。

我史遷也”^①！可見當時人們對西方小說的藝術理解相當膚淺。這種情況在此後的文學語境中很快就顯得十分古舊。在我國現代文學的整個進程中，西方小說的影響無往不在。魯迅、茅盾、巴金、鄭振鐸等都是西方小說的熱情的介紹者、翻譯家和研究者，而他們能成為開領風騷的一代文學大師和學者，對西方小說的成功借鑒不能不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的“新小說”能從舊的形式中脫胎而出，一個重要的“外因”就是西方小說的推動。塞萬提斯、菲爾丁、笛福、司各特、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羅曼·羅蘭、歌德、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霍桑、馬克·吐溫等古典作家和他們的小說，在我國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士中耳熟能詳。至於西方現代小說，由於大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它一度被我國當時的主流話語妖魔化，人們視其為西方資本主義江河日下、頹廢沒落的文學徵兆，但改革開放以來，在新的歷史語境中，我們文學觀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意識流小說、法國新小說、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小說以及“反小說”、“荒誕”、“不確定性”等等概念，已不僅是大學課堂上、各種學術討論中常常可以聽到的話語，它們還存在於更廣大的文化空間中。對有一定的文學教養的人而言，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海明威、納博科夫、加繆、克洛德·西蒙、托馬斯·曼、格拉斯·君特、馬爾克斯、略薩、博爾赫斯以及《城堡》、《尤利西斯》、《喧嘩與騷動》、《局外人》、《百年孤獨》、《鐵皮鼓》等作家作品早已不再陌生。有的小說，如

① 林紓《〈斐洲烟水愁城錄〉序》，見1905年商務印書館版《斐洲烟水愁城錄》。

《尤利西斯》、《百年孤獨》已有多個高水平的中譯本。今天，西方現代小說早已擦掉了歷史偏見潑在它身上的污水，以自己的真實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它的美學情趣、藝術手法已經融入了我們許多當代小說，影響了我們新時期小說的思想與藝術面貌，這是無爭的事實。

筆者一直在高校中文系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在我看來，雖然外國文學作品（首先是小說）可以為我們認識歷史提供形象的資料，但這不是開設外國文學課的目的。我認為在中文系開設外國文學課程的意義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可以為學生理解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學提供一個重要的參照；二是培養、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但看看現實，却常常不能不為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包括學習文學的大學生）文學鑒賞力之貧乏、低下而憂慮。我們多次看到他們中一些人對那些感動、滋養過一代又一代文學大師的外國文學中的傳世之作竟十分冷漠，而對一些品味不高的暢銷書則津津樂道，愛不釋手。每見到如此情景，我不能不去思索我們的文學教學出了什麼問題。許多大學生尚且如此，遑論一般讀者！應該說這種強烈的現實感受和思考是我寫作本書的最初的動力。

如果要追問研究西方小說的意義，那麼上述情況就是回答。

二

長期以來，我們對西方小說的解讀一直側重於發掘和闡釋小

說的思想內容，即是說，是着重從作家的世界觀、小說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小說所揭示的社會階級矛盾和精神道德問題這個角度去分析小說。這種情況的出現有着深遠的根源。在西方和我國的文學觀念中，文學是對生活的反映這一觀點由來已久，由於小說比其他任何文學形式都更能描繪廣闊的社會現實和道德面貌，更成為這種文學觀念的有力支撐。連許多作家也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作品的。小說的社會和道德功能與使命不應、也不能否定，因此，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小說研究確乎順理成章，今後也不妨作為一種研究思路、方法，作為多元中的一元而存在下去。但即使如此，我們也應當警惕它容易造成的弊端，滿足於在“小說研究”的名目下“還原”、解說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圖景和作者、人物的倫理道德觀念。西方小說研究還應當有更多的路子，比如說“文化研究”，即把西方小說置於更為廣闊的文化語境中、作為它的一部分來闡釋，當然這也得注意不可用大而無當的“文化”代替了文學，代替了小說。本書選擇的則是從“小說藝術”這個角度去切入西方小說研究。這個路子似乎有導向形式主義泥沼的危險，但這種擔心其實是不必要的。我們過去對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理解大可質疑。內容與形式的二分法、內容起主導作用、內容先於形式並決定形式等等觀點在我們這裏廣為流行，但要知道，從來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在作品完成之前，作品的內容並不存在，當我們說“內容”時，它已經是被形式化了的；形式從來不是表層的、可以與“主體”剝離開來的文學現象，而是完成了的內容，當我們闡釋“形式”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充實着對“內容”的觀照。現代批評告訴我們，如果祇談

論小說的內容那不是在談論小說；祇有當我們研究完成的内容，也就是藝術形式的時候，我們纔是在談論小說。當然，形式從來無法自行說明，它不是在封閉狀態中發展，而是與一系列極其複雜的外部因素有着密切關係。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我們祇能把研究對象作“現象學還原”，也就是說，爲了面對直接呈現出來的研究對象，暫時把社會、文化背景，把文學史前提乃至作家個人的經驗等等放在括號中“擱置”起來。不必懷疑，當我們的目光不停止於形式的表層，而努力去破譯隱藏在它後面的社會文化符碼時，我們完全可以爲西方小說的藝術研究注入豐富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内容。

談到小說研究，不能不提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敘事學。敘事學提供了有別於傳統小說研究的新觀點、新方法，豐富了小說研究的語彙，從而爲西方小說的藝術研究開闢了嶄新的前景。近年來，敘事學的介紹和研究在我國方興未艾，已出版多種有相當水平的著述，開擴了人們的學術視野。讀者可以發現，本書對西方小說藝術的詮釋受惠於敘事學的甚多。但筆者不願把讀者引入術語的迷宮，對各種術語、概念的解釋儘可能深入淺出，不作糾纏。除非十分必要，不花太多筆墨去疏理、辨析各種讀者可能望而生畏的一套套術語（不同的敘事學著作常常用不同的術語指稱同一“所指”，爲什麼用這個術語而不用人們習見的另一術語，往往又語焉不詳，或越說讀者越糊塗）。同時，敘事學有特定的內涵和規範，而且在我看來它過分把文學研究語言學化、

技術化^①，看到一些敘事學著作如此那般談論小說，常常使人納悶。我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思想和寫作空間，既要吸取敘事學的豐碩成果又不受制於敘事學，儘可能不讓敘事學妨礙我以文學的方式來談論文學。

三

本書由上下兩編構成，上編分“西方小說的文學史命運”和“小說研究與敘事學”兩章。前者以自己對西方小說史的理解回顧了西方小說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的大關節，並試圖回答一些頗值得探索的問題，如：為什麼西方小說發端於文藝復興時期？是哪些條件使十九世紀成為小說的世紀？在二十世紀新的文化現實中西方小說面臨的嚴峻挑戰，它如何走出了困境？筆者還在這種歷史性回顧中比較了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對在以後部分略而不論的、各時期西方小說的社會歷史意蘊作了概括性的介紹、分析，意在使讀者對西方小說這個“全局”先有一個總的認識，以免見木不見林。“小說研究與敘事學”一章則有重點地涉及了敘事學以前西方作家、學者對小說的研究以及敘事學與小說研究，它們的一些具體內容將在下編各章裏較充分地展開。總之，上編是下編的基礎。從篇幅說，下編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共五章，以

① 參本書第二章。

構成小說的各種要素（如故事、人物、視點、時間與空間、結構）為綱。在下編各章中，我們既要涉及和辨析關於小說藝術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更要從特定的角度將理論用於分析所選定的小說文本。我們是先談傳統小說再過度到現代小說，以便讓讀者更具體地看到西方小說藝術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本書各章節均選擇了一些重點作品作較深入細緻的分析，希望從一些方面揭示出作家作品的藝術獨創性。作者對此格外看重，認為不這樣本書的意圖就要落空。但顯而易見，它和一般的“賞析”性文章，特別是和那些模式化的評說相去甚遠，這是滲透着現代小說理論意識的對實際文本的有個性的解讀。筆者希望本書在小說理論和小說的藝術分析兩方面均能對讀者有所幫助。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小說中，作者對選擇哪些小說用於分析頗費思量。歌德曾告誡愛克曼：“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是要觀賞最好的作品纔能培育成的”，“我祇讓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礎，你就有了用來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①。讀者可以看到，本書論及的“古典”小說全是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在現代小說中也儘可能是獲得廣泛贊譽的傳世之作。

以上是筆者對本書的主要設想；至於這些設想是否恰當，又是否實現，這就要由讀者來評說了。

^① 《歌德談話錄》，愛克曼輯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32頁。

上 編